

NATIONAL
GEOGRAPHIC
华夏地理杂志

细节中国 系列丛书

艾绍强 编



生命怒放在神秘之境

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秀美的山川在发生什么变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生命怒放在神秘之境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怒放神秘之境/艾绍强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细节中国系列丛书)

ISBN 978-7-100-07498-8

I. ①生… II. ①艾…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363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生命怒放在神秘之境

艾绍强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498-8

2011年4月第1版

开本 720×1020 1/16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3/4

定价: 49.00元

序

真实的历史是由点点滴滴细碎的事和物构成的。记得马未都先生在讲解鉴别古董时曾表述过，每一件真品的每个细节能比流传下来的历史书籍更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生产能力及工艺水平，这才是古董的真正价值。

中国飞速发展的车轮掀起的喧嚣的尘埃正渐渐落下，匆忙的我们一段急行后也开始不觉地放慢了脚步。当我们能以较为平静的心情环视眼前那些曾被我们用心改造过的土地、山川、城市和人群时，也许会忽然发现，一段新的历史已被我们书写。而当我们发现我们书写的历史原来依旧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五千年文明史的延续时，又是何等的惊喜。

如果，当我们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再次断定，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无法被割断时，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相信，一个新的“文明复兴”将会又一次悄然惠顾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华夏地理》的这套“细节中国”系列丛书，恰恰是通过各类事物的细节进行多视角的观察和描述，多方面地来刻画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发现其历史的延续性。似乎，也在不觉中记录下了我们正书写的这段历史；或者说，记录了我们中华

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走向再次“复兴”时留下的一段印记。

《当戏楼已成往事》讲的是关于城市的故事。近二十多年来的城市化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看起来好像丢失了不少，但城市毕竟是充满创造力的，所以《华夏地理》在寻访老城市文化特征的同时，也描述了新城市的梦想与现实、创造与活力；在关注都市世俗生活的同时，也关注它的未来走向……

民族志式报道少数民族，是《华夏地理》的传统，《游牧世界最高处》讲的正是少数民族的故事。当然，这本书里的故事并不是为了猎奇。报道者在讲述他人的生活时，更多地关注他们与我们的共同命运，里面涉及的问题，关乎他人，也关乎我们自己。

《谁家的夜郎》这本书，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某些王朝进行了片段解读，通过对历史遗迹的寻访，探寻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说的虽然是历史，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从一些历史的细节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许多今天问题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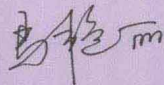
《华夏地理》一直不忘自己的媒体责任与忧患意识，时时在关注着许多现实问题。《生命怒放在神秘之境》就是报道与思考了诸多现实问题的一本书。冬虫夏草毁灭前的疯狂、贵州的石漠化困扰、中国的丝绸还是世界最好吗这样的问题，以及盗墓、布达拉宫的维修、从黄金部队到地下金矿这样的故事，既神秘而又引人注目，报道者通过自己的探访，把我们带到了神秘境地。

也许有人会问，“细节中国丛书”是否能全面地展示我们的现世今生呢？不，当然不能。然而，通过这斑驳点点的印记，也许能勾起你一段对往日的回忆，或引发你片刻的沉思；也许，还有你一声猛醒的惊叹。

喧嚣后的沉思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

而今天的历史，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

《华夏地理》助理出版人



目录Contents

探秘“东方第一峡”	001
穿越人神共居的怒江大峡谷	035
三江源：源头的危机与危机的源头	045
贵州的石漠化困扰	059
梵净山，天堂还是孤岛？	071
冬虫夏草毁灭前的疯狂	081
海南雨林盗猎狂潮	093
何处觅花梨	103
黄河大堤：高不胜险	115
资源城市的挑战	129

北大的秘密	143
云南鲜花	155
青海湖之神	167
中国老虎报告	183
游走在中俄边境的兽中之王	195
稻米的故乡	203
拯救丝绸	215
布达拉宫：一座古建筑的死与生	233
从黄金部队到地下金矿	263

探秘“东方第一峡”

我土生土长在丽江玉龙雪山下的古城，22岁才走出四方街求学观世界，在这之前的岁月里，每天与这座常常在云里雾里神秘地变换着姿容的大雪山相伴，我的很多少年梦幻，都与这座纳西人的圣山难分难解。而我想一探雪山背后那神秘莫测、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虎跳峡的情结，却至1993年才得以了却。

与这大峡谷的缘分姗姗来迟，却又从此缠绵不断，从1993年秋到1999年，我因各种机缘穿越这个大峡谷4次，其中有两次在峡谷村寨一住半月，真可谓红尘中有云水关山之缘，身心能数次栖息于这空灵奇险的雪域冰峰，深峡江涛间，且还寻觅得大峡谷的一些奇情异趣，大山之民的几多悲欢离合。

从“上虎跳”到“下虎跳”

1993年深秋的一天，我站在了这朝思暮想多少年的“东方第一峡”之上虎跳峡口，开始中美合作考察队考察玉龙山村寨人文地理的又一段旅程。与我同行的是一辈子与山结下不解之缘的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地理系主任、国际山地协会主席艾福思

(J.Ives) 教授和他的两个博士研究生，以及几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丽江的同事。

在高山大岭绵延不绝，大江大河纵横的横断山中，虎跳峡是一个满布玄机的谜。它位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之间，东经 100 度 4 分—100 度 13 分，北纬 27 度 10 分—27 度 19 分，呈西南—东北向伸延，东南岸是丽江县，西北岸是中甸县（自 2002 年起已改名为“香格里拉”县）。金沙江自西向东穿过。峡谷全长约 18 公里，江水落差达 196 米，峡谷两岸山峰平均高出江面 3000 米以上，峡谷两岸最高峰海拔均在 5300 米以上，江面则只有 1800 米左右，高度差大于 3300 米（谷底与南东侧玉龙雪山主峰高差 3790—3990 米，与北西侧哈巴雪山主峰高差 3590—3790 米）全谷长约 18 公里，分上中下三段。江面最窄处仅为 15—20 米，形成万里长江最窄的一段江面。

气势萧森巍峨的云南两座大雪山——玉龙和哈巴山这民间传说中的两兄弟，在虎跳峡的两边虎虎对峙，东南岸的玉龙雪山兄长最高峰海拔 5596 米，西北岸的哈巴雪山弟弟最高峰海拔 5396 米。两岸危崖高耸，绝壁穿空，长天如线。他们的妹妹金沙江，从这儿起将一改她往日温顺淳良的性格，开始她一段暴烈强悍异常的穿峡之行。

在未到峡口前，碧蓝如玉的金沙江还流得那么温和舒缓，她刚在距此不远的“茶马古道”重镇——石鼓镇完成了一个壮举，与澜沧江和怒江这对在云南境内肩并肩流了 447 公里的两姐妹分道扬镳，掉头北上，开始她成为中华母亲之河的漫漫征程，转弯处，形成闻名遐迩的“长江第一湾”。流不多远，就遇到了当地相传是奉父母之命要阻拦她嫁给倾心相爱的东海王子的玉龙、哈巴两兄弟，于是，温顺而痴情的金沙江姑娘发怒了。峡谷一开始就是“上虎跳”，江面宽度从 100—150 米骤缩至 60—80 米，宽阔的金沙江一下子被挤进这狭窄异常的峡谷，于是她发出沉雷般的怒吼，疾如利箭般地向前三猛扑，水花激射，白浪滔滔，狂舞的波涛凶猛地扑向山脚的岩怪石，那块传说中的虎跳石在如怒龙咆哮的巨流狂涛中战栗，一大片水雾从峡谷深处向上升腾，在下到



距虎跳石还较远之处，水雾已如毛毛细雨飘洒到脸上。从峡口远远望去，金沙江如一条泛着幽幽绿光的长蛇，蜿蜒隐进深不可测的峡谷，不知前面还隐伏着多少凶险的玄机。

汉文史书中最早记载虎跳峡的是清朝乾隆八年（1743）编纂刊印的《丽江府志略·艺术略》所收录的举人孙似茗的《雪山赋》，其中有这样的语句：“……至于涧名虎跳，江界金沙，山既断而仍续，岩若崩而转谷牙。黑白辨双流，似泾渭之各殊，甘冽咽仙液，较三峡而回差。莫不波冲玉笋，浪涌琼花。”

民国时的《中甸县志》中对虎跳峡有一段生动的记载：“顾因万里波涛，竟由‘U’字陷口中拥挤扑跌而下，声震山谷，气喷云雾，冷风飒飒，砭人肌肤，无论人类不能逼近，即飞鸟亦不敢低视回翔。惟猛虎运用神力始能超越，因名之曰‘虎跳滩’。”

当时“上虎跳”上面的“大白岩”上还没有如今的隧道，只有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于1965年为勘测水能资源和地质在巨岩

虎跳峡上游六七十公里的云南中甸县奔子栏附近是著名的“长江第一湾”。金沙江水进入虎跳峡之前的江面开阔而平缓，江水也随着山形的走势而逶迤潜行。

上凿出的一条崎岖小道紧傍深谷而过，上是危崖，下临深渊，雷鸣般的江涛声鼓荡着耳膜。往下望，寒谷深渊，乱流奔涌，令人头晕目眩。我们赶紧壮胆赶路。从峡口起，相当长的一段路都紧贴在笔陡的山岩上迂回前行，有很多垮掉的路段，人难以下脚，有时要手脚并用，攀着岩上的突出物跨越而过。行进中，又要随时听着上面万丈高崖上的动静，提防不时滚落下来的碎石。1986年洛阳长江漂流队漂虎跳峡时，四川《青年世界》杂志记者万明不幸死于一个从悬崖上滚落下来的小小石子之下，年轻的魂魄长留在虎跳峡。

峡谷中很长时间都没有阳光，阴森寒凉，风猛烈地尖啸着，与万丈深渊中金沙江发出的如雷涛声混在一起，在长长的峡谷中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声。凛冽的狂风使我们常常站不住脚，有时要相互手拉手，一步一步在只有数尺宽的崎岖小路上往前挪动。当时我走这一段路时，心想可能是峡谷中最险要的路了。4年后我沿大深沟冒险闯中虎跳，方知与去那儿的路相比，这一段路确实算不了什么。

1993年我们穿峡所走的这条路，当地人和国内旅行者称“下路”，国外探险者称之为 **Lower Road**。哈巴雪山一边多相对平缓的谷坡，山坡上分布着一些村落和农田；而峡谷那边的玉龙山却峭岩壁立，重峦叠嶂，渺无人迹，但草甸和青冈栎树林、箭竹林等散布于绝壁深壑之间，并从山岩间迸涌出一道道清冽的山泉，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玉龙山上的一些灵禽异兽常常光顾这雪山之脊背，据住在哈巴雪山一面的峡谷山民讲，他们过去经常见到一些小熊猫、熊、斑羚、麝、猕猴、獐子以及被列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滇金丝猴，从江那边的树丛中款款地下到江边来溜达，其态优哉游哉。峡谷中核桃园村、雅昌阁村的村民认为峡谷那边水草丰美，多奇花异草，能使病弱羊崽恢复强壮，因此常常划着皮筏，在水流较缓处把病弱的羊崽送到对岸，让它自由地在那里当一段时期的“野生动物”，过一段时间再把它们接回，据说接回的羊往往膘肥体壮，而且染上了一点野性。

我觉得玉龙山那边人迹难至，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个福分，

动植物可以安然无忧地栖息其中，没有因为人的垦田辟路炸石而导致大山的灾难；而哈巴雪山这边，由于人类年复一年的开发行为，山体、植被和动物都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泥石流频频发生。1998年6月，我曾在核桃园村遇见一位俄罗斯科学院的生态学教授，他极喜虎跳峡，已来此地多次，每次都盘桓数天，登上核桃园村子背后的哈巴雪山高处游览并考察地貌和植被，他感叹而忧虑地谈到年甚一年的植被和岩层损坏情况。

“国家青年基金”预研报告《虎跳峡土壤植被系统生态特征的初步报告》中说：“比较30年前和现在的植被，可以看到，除陡坡、高海拔和交通不便的地区变化不大外，植被分布发生了改变，特别在村落、农地较集中的谷肩带更是如此。”文中还列出一张表来说明历史上人类的开发行为对虎跳峡造成的干扰破坏：约走4个小时的险要路段后，一直到核桃园村，路都比较平坦。从“大白岩”到核桃园村的路程约14公里。我们在核桃园村的“山泉旅店”住宿一晚后，翌日晨又踏上旅程。走不多久，就到了触目惊心的“滑石板”。一大片宽约300多米的巨型白石板从哈巴雪山山腰直落江底，宛如一把长天落下的巨大宝剑斜插深峡，石板面滑溜溜的，高原明晃晃的阳光在白石板上闪烁着耀眼

过了中虎跳的大瀑布，高山夹峙，峭壁耸立的徒步小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路窄处只能容一足。



的强光，晃得人眼花缭乱，气温奇高。一条崎岖的小路如一条苍白的飘带挂在这呈 85 度角的巨大石板腰，人在上面走，有恍恍惚惚如上下天梯之感，偶尔斜眼瞟一眼脚下的万丈深渊，江水如绿幽幽的细链，使人头晕目眩，而深谷中的涛声仍如沉雷般地轰响着。举目往左一望，头顶怪石嶙峋，像一头头张牙舞爪的恶兽马上要扑下来把行人撕成粉身碎骨。“滑石板”一直被旅人视为“鬼门关”，前几年有几个国外徒步旅行者在此遭到厄运，或因高温导致旧病发作而亡，或为滚石所伤。我们在距下虎跳不远的丽江大具旅店里看到国外徒步旅行者所张贴的“告示”，告诫旅人不要在日光酷烈之时过“滑石板”，其中是一些在酷暑烈日当空时走近“滑石板”，因难耐高温而返回的旅行者的现身说法。

“滑石板”这道“鬼门关”在 1996 年丽江地震后不久的 10 月 26 日和 28 日，两次发生剧烈的山体滑坡，在惊天动地的连绵巨响中，哈巴雪山的大片山体如一条蠕动的庞然大龙滑向江中，把金沙江拦腰截断，使江水断流 40 多分钟，水位猛然升高，淹没了“下虎跳石”，形成“高峡出平湖”的景象。山体滑坡中升腾的尘埃遮天蔽日，笼罩了哈巴雪山和大具坝子。这之后，无数的游客涌向这里观看高峡平湖奇景，附近一些生财有道的人纷纷购置渡船，为乘兴而来的游客摆渡，游客们驾一叶扁舟陶然于平缓的“湖”面上，船主也很得了大自然沧海桑田之变中所赐予的一时恩惠。可好景不长，日夜涌流的大江不久就将那些企图阻拦它的巨大石灰岩砾石泥沙堆冲击得七零八落。我 1997 年 12 月和 1998 年 6 月两次再返此地，见“高原平湖”已经荡然无存，大江依旧滔滔向东，而“滑石板”之景象却触目惊心，哈巴雪山又出现了一片长三四千米、宽数百米的巨大滑石板，更加倾斜的巨壁平滑如冰，寸草不生。走在滑石板地段，周围上下全是一溜净光光寸草无存的巨大石壁，使人顿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奇幻莫测。

走过滑石板后，峡谷的惊险之状逐渐消失，丽江大具乡的坝子富饶如画般映入眼帘。从核桃园到大具约有 5 至 6 小时的行程。过去，从丽江来闯虎跳峡的游客是从大具过江先到对岸的中甸三坝永壳村，“滑石板”山体滑坡后，“下虎跳”的江水变得比较平

缓，核桃园村“山白脸”旅店店主买了渡船在此摆渡游客，旅行者可以直接从“下虎跳”坐船过江。

下虎跳江面极狭，两岸绝壁拔江擎天。峡谷十分幽暗，汹涌的江流泛着青森森、暗黝黝的一层寒光。江边有一大片千姿百态的汉白玉怪石滩，被千万年江水冲击淘塑成莫可名状的奇禽怪兽，有的大石被巨流水涡旋出奇妙的深穴，可容四五个人藏身其中。石面上呈现万千诡奇变幻的图案，沉浮流动如梦中仙界烟霞，真乃天设地造之作，非人间凡夫俗子所能为。

沿“上路”的峡谷之旅

1994年深秋的再次穿越虎跳峡则始于“下虎跳”，从大具渡江，过滑石板到核桃园村。走出核桃园村不久，就因下面的路塌方而改走国外旅行者称为 **High Road**（上路）的那条路，这是过去核桃园的村民去桥头的老路，崎岖而陡，很长的一段路在从哈巴雪山直落江底的沟壑中徘徊，深沟中杂木丛生，蔓草萋萋。

一道扇面形的晶莹水流如一条白色的飘带曳然从天而降，从头顶云深不知处飘飘洒洒地下来，在沟壑间如长蛇疾行，打在巨岩上往下跌落时又散开如一片白雾轻烟，断崖间水瀑如帘，清溪乱流，长长的瀑布撞在崖上，水花四射，状如一朵硕大的白菊花，激烈而潇洒地在风中抖动着。阳光在水面上映出绚烂的七彩，如彩霞明灭。瀑布在山岩凹处驻足，形成一个个小小的水潭，碧澄如玉。溢出的潭水随即又形成新的瀑布往下跌落，如一条白练般飘飘洒洒地向谷底舞去。弯弯的小道在灌木林中忽上忽下，左右盘旋；路渐行渐陡，如羊肠穿行于悬崖峭壁间，在几处深不可测的绝壁上匍匐身子回望峡谷和对面的玉龙之背，玉龙雪山上那一个个拔地擎天的高峰再不需仰视方见，而可以平视这似乎近在咫尺的壮伟山峦，山势连绵起伏，崔巍峥嵘，更显其势如云中游龙之态。两座大山挟持下的峡谷气象万千，无数绝壁巨崖如刀砍斧削，千姿百态；江流越发显得细长，如一条闪着莹莹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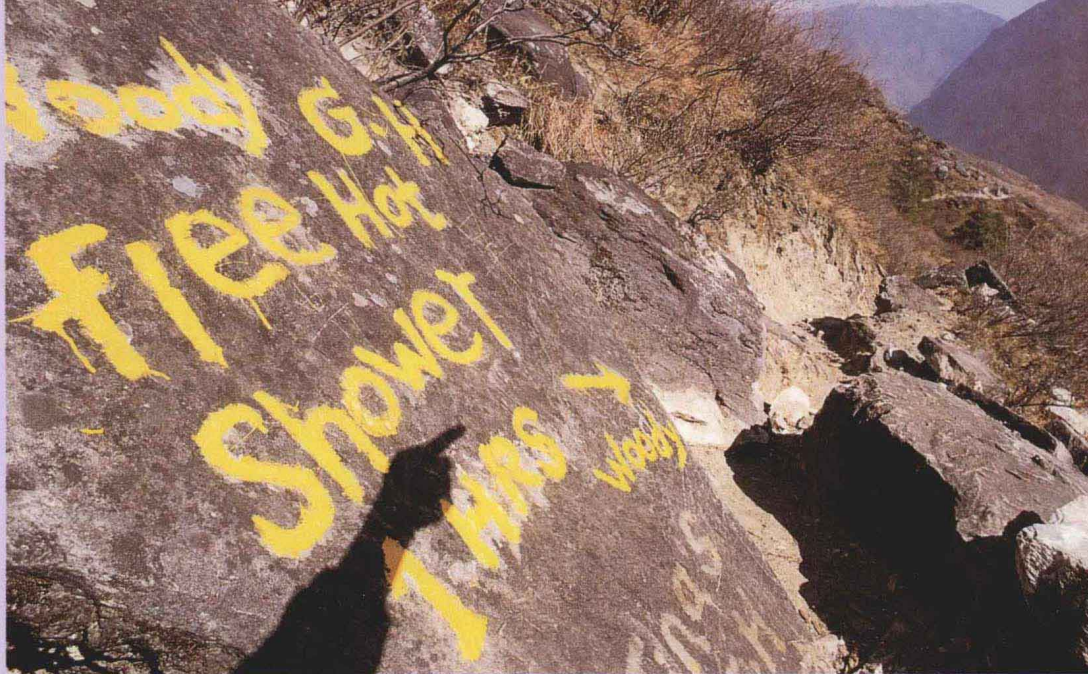
光的长龙逶迤穿行于万山丛中，忽隐忽现，波涛声如发自地底的滚雷，与峡谷中呼啸的山风混合成沉洪雄壮的大自然交响曲，而这纯然来自大地的天籁之声，却又烘托出大峡谷一种神秘的肃默和静穆。

路有时直奔断崖而去，走到尽头，眼前是万丈深渊，望之令人头重脚轻，正疑惑路在何处，却见它折头在断崖突出的岩石上蜿蜒而过，就像一根灰白色的飘带系在岩间，人行其上，心跳如擂鼓，赶紧目不旁视地手扶悬崖岩石攀缘而过。

走这条路，虽有很多险关要隘，但令人心旷神怡，因为人在高处，极目四望，鸟瞰深峡，纵览大江。虽然惊心动魄，但颇有指点江山的感觉。走下面那条路穿越峡谷，两山夹峙，危崖仄逼，怯目仰望巍峨高山，倍觉人之渺小如蚁。此路经过本地湾、雅昌角等几个小村子，房舍疏疏落落地分布在极斜的山坡上，墙垣全用大小石头砌成，畜圈也全用石块砌成，上面覆盖上木板，用大石头压在木板上。一小块一小块贫瘠的田地散乱地分布在陡坡上那如怪兽般蹲伏着的乱石堆中，五颜六色放养的鸡欢叫着在地里悠闲地散着步。我们从极陡峭的岩间小路上不停地下坡，左拐右弯，路上几次听马铃叮当，见几伙驮着货物的马帮款款而来，有个中年“马锅头”还唱着有当地“江边调”味道的山歌，其声高亢而苍凉。领头的那匹骡神气活现地戴着漂亮的头饰，上面有各种刺绣图案，中间嵌着一面明晃晃的镜子，脖颈上挂一个大铜铃。此为“茶马古道”马帮的古风，既图吉祥，也是炫耀自己的马队。一路上备尝艰辛，最后终于到达峡口，从核桃园到此，差不多用去了10个小时。

探险“中虎跳”

沿上下两条路两次穿越虎跳峡，过险关无数。自觉已经饱览了虎跳峡的奇险。当我在1997年春节期间在核桃园村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去了“中虎跳”，方才感到全峡中的险中之险是



“中虎跳”这一段，也知道了传说中真正的“虎跳”之处，也在此处。

在一个云淡风轻、长空如洗之日，我与虎跳峡奇人夏山泉和新近与他结为夫妻的澳大利亚女子玛佳（Mirgo）一起去走“中虎跳”。玛佳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产金的大峡谷地区，生平喜欢爬山，她去年嫁到峡谷中后，还没有去看过这个名胜，因此对此行十分雀跃。我们从村子的梯田阡陌间很快拐进江边的悬崖峭壁，穿过几个过去村民淘金的地段，很多断崖陡坡上的淘金洞在枯黄的荒草中半掩半露，淘金台、淘金人住的山洞、做饭的石灶等都还完整地留存着，似乎无言地诉说着峡谷人过去一个苦涩的黄金梦和艰辛非常的岁月。小路全是淘金人在绝壁边上常年走而用脚磨出的，非常倾斜，上面又有一层碎石细沙，很滑，人行其上，如履薄冰，数米之外便是深渊，只闻其声，不见其容的澎湃江水如沉雷轰击着峡谷。一股股寒森森的水汽，不断地从下面的江中冒上来，稍一不慎滑倒的话，在如此倾斜的岩石上根本收不住脚，势必从近在咫尺的崖头上落下黑黝黝的江谷中。我们屏息静气地用心走路，有好几处岩上的路被岩上流下的水漫过，苍迹斑斑，

一路上这样的路标非常多，即便是失去了方向也绝不会迷路。由于徒步行走虎跳峡的旅行者们多数是外国人，所以路标都是英文版的，中国的徒步者反倒要懂点英语才能依路标指示前行。

滑溜溜的。望着一两米外深不可测的悬崖，头皮直发麻，抱着把生死交给峡谷之神安排的心思，决然迈进这鬼门关，侥幸无事。夏山泉讲，如在雨季，是根本不可能走这条路去虎跳峡的。

刚喘过一口气，一个壁立千仞，飞鸟难越的巨崖又拦在眼前，一条人工凿出的小道从绝壁上齐斩斩拦腰过去，那是60年代期间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勘测峡谷的水资源和地质情况而组织人一锤锤凿出来的，宽约一米，高约两米，长五六百米。如无此段天险小径，人只能到此为止，望江兴叹。我们走进这条似微微张开的虎嘴似的小径，仿佛直落九天的瀑布在头顶的岩上形成一道晶莹透明的水帘，伸手可触；探身下望，但见乱流汹涌，狂浪翻卷，涛声撼山震谷，使人一阵阵心惊肉跳。

走完绝壁之路，穿过重重灌木和竹林，便来到了“中虎跳”，这儿的景象比“上虎跳”要惊险得多，江面更加狭窄，疾奔如箭的水流撞在一个个礁石上，激起一阵阵狂涛怒浪。江水在此陡然下跌数十米，形成一个很大的漩涡塘，沸沸扬扬的江水翻江倒海般地疯狂冲撞、回旋，轰鸣的涛声淹没了一切声音。江两岸的峭壁如被一把巨斧一下劈开，齐斩斩地壁立两边，形成最窄的一段江面。抬头看我们走过的那条绝壁小径，宛如巨岩上的一条黑线。峡谷两边的巨崖相距那么近，怪不得熟谙当地掌故和民俗的夏山泉跟当地老人都说这儿才是真正的相传老虎跳跃过去的地方，又叫“交弓处”，这显然是纳西族传说中“里斯里美公巩古”的译义。

在纳西人中流传着关于虎跳峡的故事，相传猎人选择江面最窄处，从江南岸向北岸传送弓箭，因此称相传递送弓箭之处叫“里斯里美公巩古”。纳西族中还流传着猎人追赶老虎至此，老虎一跃过江的故事，因此纳西语又称这“交弓处”为“阿昌拉蹉拉洛古”，意为“阿昌峡谷中老虎跳跃过去之处”。清代丽江著名诗人马子云（1782—1849）在《玉龙山记》一文中也记载了这一说法：“山中有虎跳江岸，独挟江南北，虎渡口也，一名交弓处。其上有雷崖，崖腹水声如雷，觅之不可见。”在这里，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夹峙中的一溜蓝天真如一条窄窄的带子，因此人们又称这里为“一线天”。